

林东林 著

身体的乡愁

· 饥饿感
· 疼痛感
· 五官感
· 生活感
· 审美感
· 孤独感
· 归属感
· 灵性感

找不回来的，都是乡愁

20年市井，10年城市，在乡野和繁华的穿越徘徊中，寻味我们丢掉的饥饿、疼痛、味觉、触觉、自由、行走、美学和灵性，找回一个素朴而干净自我！

野夫 推荐





身体的乡愁

林东林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身体的乡愁 / 林东林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447-6355-4

I. ①身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92641号

书 名	身体的乡愁
作 者	林东林
责任编辑	陆元昶
特约编辑	苑浩泰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印 刷	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64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	19.25
字 数	160千字
版 次	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6355-4
定 价	3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自序

近身情怯

1

台湾美学大师蒋勋先生写过一本书，叫《感觉十书——蒋勋谈美》，写的是我们的一些基本感觉，味觉、听觉、视觉、触觉等。2012年元旦，我在台北的敦南诚品书店看到这本书时，不由一怔。

那时候我正在写的眼下这本书，和蒋勋先生的书有一些相似之处，不过我最先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，却是2012年8月的一个读书会上。记得那次分享的是《富兰克林自传》，分享这本书的人讲得风生水起，我却开了小差，忽然产生一个想法：我们的身体，正在丢失什么？

我想到的，是正在丢失的八种感觉：饥饿感、疼痛感、五官感、生活感、审美感、孤独感、归属感、灵性感。这八种感觉，在农业时代到工商时代的过渡中，在越来越现代化、西方化和都市化的生活中，我们逐渐感受微弱或正在消失。它们像炊烟离开大地和村庄一样，离开我们的身体，越飘越高，越飘越远，直到消失在茫茫的天空深处。

是的，在日常生活的世界，我们正在不知不觉地被“去身体化”。对农耕和土地，现代社会中的我们似乎越来越淡忘了，越来越陌生了。这不单单是说已经习惯于都会生活中的人，其实即使还在土地上耕作

的人们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他们用收割机，用插秧机，用化肥和农药，而不是用双手、锄头和农家肥去耕种，也不见汗水和日出日落，今天的农民已经成了一种职业，而不是一种身份或跟土地的一种亲密。我们长期建立起来的劳作和身体的关系，在这个时代破产了。

所以，无论是都会中人还是土地上的人们，长期奔波在现代生活中，其实我们已经对这种工商时代的便利和欲望习以为常，我们被这种严重的依附关系淹没了、吞噬了、绑架了，我们正在丢掉身体、丢掉自己。丢掉的这些基本感觉，包括饥饿、疼痛、味觉、听觉、视觉、灵性、孤独和美学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乡愁，是人之为人的乡愁。这种乡愁不是地理上的乡愁，而是大的时代的乡愁，所有人都难以逃避，它像一张大网被从水底拉起，没有一个人能成为漏网之鱼。

古人回家是近乡情怯，今天我们面对身体，会近身情怯么？那些从小建立起的味觉、听觉和嗅觉是否安在，已面目全非还是支离破碎？

其实我写这本书是有自己的野心的，不单单是要为自己寻找乡愁，还是要为这个年代的所有人寻找乡愁，更是要为这个时代寻找乡愁。

看着一张张在今天现代都市社会中枯槁又布满风尘的脸庞，我想起小时候。那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，那是中原大地的一个普通村庄，几百户人家都靠种地谋生，虽然有谋生的压力和劳作的艰辛，但他们都是快乐的、风神俱在的，他们的身体在享受着劳累和汗水，发掘着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的潜力空间，他们的梦乡是踏实而甜蜜的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们丢掉了身体，一心向外寻找出路和荣华，不再用脚步丈量大地，不再用泪水表达忧伤，不再用劳累换取美梦。我们在通往永无乡的路途上丢掉西瓜捡起芝麻，把自己弄得支离破碎，身体的每一个官能都在寻觅它自己的刺激，而埋葬了最初的酸甜苦辣咸淡。

对此我曾跟朋友说，人群的故乡是人，我们的故乡是我。世道人心的感受，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感受建立起来的，每个人找不回自己，这个时代也就找不回这个时代。江山无情，看着万物枯萎凋零。

2

美国女作家丽贝卡·索尔尼，写过一本《浪游之歌：走路的历史》。在一个我们都被室内所形成的一系列空间——家、汽车、健身房、办公室、商场——与世界隔绝的时代，她怀念起走路的历史，怀念起古往今来的“行者”。在一个不用脚的年代，她产生了对路的乡愁。

乡愁，是人类永恒的情感。我们经常说对故乡的思念，对童年的思念，对过往生活的思念，其实我们最该建立的，应该是对自己身体的思念，就像是丽贝卡对双脚、对散步、对大地、对旷野的思念一样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所说的乡愁，有味觉上的，有视觉上的，有触觉上的，有审美上的，有精神上的，有灵性上的，是一个人对己人之为人的乡愁，是对自己原始的、简单的、朴素的身体本能的一种乡愁。

我们会发现，很多时候不会饥饿了，不再对食物有欲望，对味道有欲望，也不再对知识和精神有欲望了；很多时候感觉不到疼痛了，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开始麻木起来，对生活碾压过的痕迹无动于衷；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美了，感受不到孤独和忧伤了，找不到归属了，没有灵性和直觉了。从小建立起来的身体的细腻和婉转，开始越来越粗糙、越来越形而下，被物质和官能拖出身体，撒在时代的旷野里。

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之前建立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简单纯真，与朋友之间的坦诚信任，与知己之间的金兰刎颈，与父母之间的敬爱归属，与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情深，都越来越淡了。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修炼

成仙后，把剩下的药撒在院子里，鸡和狗吃了，也都升天了，我们呢？当我们这个时代中了科技和商业的“仙人跳”，中了它们的蛊，身上那些坦诚、情义、仁爱、孝顺，大多也都随着升天了吧？

行笔至此，我还在一次次怀念笔下的那些人物：怀念我的父亲、大舅、伯父、叔叔、兄长，怀念外婆家的邻居小脚老太太、50多岁的酒鬼罗怀性、修古书的老熊、写诗的老陈，怀念小时候从我家门前吆喝而过的磨剪刀补铁锅的手艺人、劊猪的小贩、给我做木头手枪的木匠邻居，怀念我未谋过面的外公、我4岁时去世的祖父、喊冤上吊的远房堂哥以及慈祥和蔼的祖母和外婆，怀念我乡下那些精壮的汉子、成都街头巷尾的老头老太太，是他们给了我一个远去的、斑斓的人世。

这本书的有些篇章，有些写在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的康营小区，有些写在台湾地区和香港以及泰国，写在我乡下祖居的老屋中，有些写在南来北往的飞机上、火车上、大巴上，有些则写在四川成都的乡居岁月里。

我至今还记得，在成都三环边上、川师大北门的嘉和园小区里，在一个墙角的石凳上，八个老太太在我身边前后摸纸牌。我一手拿烟、一手敲击键盘，烟圈一圈一圈飘过一行行字，消散在空中；在望江楼公园的茗榕楼茶馆里，听着周围的人摆龙门阵、搓麻将、喝茶聊天，在那样的市声中我找到一种亲切和灵感，找到一种现代都市社会 and 生活方式中所没有的东西，带着它们写下一篇篇带着川音川味的文字。

这本书我从北京的冬天开始写起，一路跋山涉水、开疆拓土。我笔下的文字自己流淌漫溢，流出我心里的堤坝和围墙，从世界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，从一条河流旁边到另一座远山旁边，带着那些地方的气味、情绪、土壤、植物、水土、人群、街巷，建立起一个皇天后土的山河大地。我很愿意把这个结束的地点选在成都，

选在成都4月的春天，这里的安闲和巴适、舒缓和自在，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心里归宿。

最后我想说的是，唯愿在城市、在现代生活中浸酿多年的诸位，能从我的乡愁经验里读出你的、你们的乡愁，在异乡找到身体的故乡！

2013年4月1日于成都

目 录

自 序

近身情怯 / 1

饥饿感

远古的饥肠 / 2

饿的治愈 / 6

学会饥饿 / 11

味觉的丧失 / 18

六味和人生 / 21

饿的性格 / 27

饥饿的乡愁 / 31

疼痛感

以前的疼 / 38

痛是一种香 (1) / 42

痛是一种香 (2) / 44

痛的反应 / 47

疼的转化 (1) / 50

疼的转化 (2) / 53

疼的觉性 / 56

五官感

从眼到心 / 60

老去的舌尖 / 64

木匠的手 / 70

走过的路 / 76

听到的世界 / 83

回到哭，回到笑 / 86

闻不到的味道 / 92

皮肤上的江山 / 98

生活感

衣裳的欲望 / 106

吃住的根 / 112

行走和旅行 / 116

酱的滋味 / 121

作料和药材 / 127

酒里的童年 / 134

花和山水 (1) / 138

花和山水 (2) / 141

审美感

- 身体的美 / 146
- 空的美学 (1) / 151
- 空的美学 (2) / 154
- 静的美学 (1) / 157
- 静的美学 (2) / 160
- 慢的美学 (1) / 163
- 慢的美学 (2) / 166
- 自己的美 / 170

孤独感

- 诗人的孤独 / 176
- 奢侈的孤独 / 182
- 唐朝的孤独 / 186
- 侠的孤独 (1) / 191
- 侠的孤独 (2) / 195
- 隐的孤独 (1) / 198
- 隐的孤独 (2) / 202
- 流浪的孤独 / 206
- 死亡的孤独 / 212

归属感

- 手足的归属 / 220
- 知己的归宿 / 224
- 爱情的落幕 / 228
- 失落的江湖 / 233

生活的归属 / 238

癖的归属 / 244

自己的归属 / 248

人世的归属 / 252

国家的救赎 / 257

灵性感

回到简单 / 264

灵性的消散 (1) / 269

灵性的消散 (2) / 272

灵魂的远去 (1) / 275

灵魂的远去 (2) / 278

过去的鬼 (1) / 281

过去的鬼 (2) / 284

过去的鬼 (3) / 288

后 记

退一步闻花香 / 291

饥饿感



远古的饥肠

人类不是生来就清白无罪的。这种罪,来源于茹毛饮血的饥饿。

在 300 万年前,人类的祖先,主要靠吃素为生,他们吃掉所有身边能吃的东西:浆果、树皮和一些植物的茎叶。但到了约 250 万年前,他们开始食肉,用石头屠杀动物,生肉开始成了盛宴。在 70 万年前对火的使用和掌握,意味着野外烤肉已经在他们的饮食中习以为常了。

每年的 7 月 4 日,是美国的国庆日。但是与此同时,这个时间也是野外烧烤的好日子。现在几乎很少有人知道,这两者之前有什么联系了,事实上,那不但是美国国庆日,也是对人类饥饿最好的纪念日。

人类学家说,原始人类生活的整个更新,是在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不断前进,石头就是人类的武器,而骨头则是人类的厨房垃圾。所以从石器时代开始,一直到进入农业文明,绝大

多数人的奋斗目标都很明确，也很简单，那就是吃饱肚子——吃和食物被赋予了一种绝对性的地位，在饥饿面前什么都一文不值。那时的吃，没有道德和原罪的参与，也没有文明和文化的沉淀，完全是一种动物行为。

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尤其如此。我们说“民以食为天”，老百姓千百年来的奋斗仅是为了吃饱穿暖，在基本的生存线上游荡，所以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，代代相传的饥饿经验已经深入到骨髓血液里。

在我看来，原始人的吃素或茹毛饮血，是饥饿感的第一阶段，出于一种生存的本能。而火的使用，则使饥饿感过渡到了第二阶段，这种饥饿感已经超过了饱暖的需要，开始了对味道的讲究和体验。之后进入农业文明，有了烹饪的经验和作料的辅助，人类更是进入了对食物在味觉和质感上的追求。这种第三层次的饥饿感，发展出了我们泱泱大国几千年来文明的、文化的、地域的菜系传承。

从水土和地理空间上来说，中国有八大菜系，鲁、川、粤、闽、苏、浙、湘、徽。鲁菜讲究清香、鲜嫩和味纯；川菜味出三椒和鲜姜，先辣后酸再麻；粤菜鲜嫩爽滑；闽菜炒熘煎煨，清鲜和醇、荤香不腻，巧融中原汉族和古越族于一；苏菜浓而不腻，淡而不薄，酥松脱骨而不失其形；浙菜则清鲜脆嫩，长于保持食材的本色和真味；湘菜油重色浓，酸辣香鲜，一如其霸道和泼辣的地性；徽菜则是擅烧炖蒸爆，是士子和夫子菜，兼有南船北马的流动性。

你可以发现，这八大菜系中的每一种，都是对我们饥饿感的一种深层满足，在吃饱的基本属性之外，还有味道的满足、地理的满足、空间的满足、心理的满足和文化的满足。地道的八大菜系，不但食材、水和作料要取自当地，就连生火的柴火也要是当地的，厨师也要是当地的，唯此才能结合当地的地气和人气，弥补多重层次的饥饿。

李鸿章喝的老母鸡汤，为什么要从肥东肥西选鸡选料选厨师？白

崇禧在南京做国防部长，为什么吃米粉一定要从桂林空运卤水？他们吃的不仅仅是一顿饭，同时还是故乡水土、是乡愁、是山河血脉，满足的是一种地理上的和乡愁上的饥饿。这也是为什么离家在外的人，只有吃故土饭菜才最健康的原因，因为吃的是食物外的东西。

在我小时候，虽然经常吃不上荤腥，但吃饱已经不成问题，我那时还有另外一种饥饿，对水果和鱼类的饥饿。因为我在18岁之前，完全生活在一个中原内陆地区，黄土盖地，骄阳当空，缺乏除此之外的地理、气候和水源，对山没有概念，对水没有概念，对草原没有概念，对海洋更没有概念，所饮所食都是土里“长”出来的，水果和鱼类在日常饮食中非常少见。

至今我还记得，对为数很少的吃苹果和喝鱼汤的经历极为难忘。那时候因为水果珍稀，妈妈会把苹果、香蕉藏在柜子最深处，埋在几块布匹下面，怕我放不住剩食，一下全吃了。然而那种吃苹果、香蕉的经历和身体深处对它们那种香味的呼唤，每次都驱使着我翻箱倒柜地把它找出来，同时又怕被人发现。我至今难忘，那放了苹果的柜子里，一打开就是一股贮藏酝酿已久的香味，而我每次都屏住呼吸，像一个等待圣餐的孩子沉醉在那重重香气之中。

而吃鱼的经历，则更是尤为难得和珍贵，那是一种内陆地区日常饮食之外的经验。那种味道的鲜美，曾多次驱动着我带着一帮小伙子们去小河里捉鱼。有一次，我们在课间十分钟去校园外的小河里捉鱼，由于没听见上课铃声，老师看到教室里缺那么多人，就到河里去找我们，结果十几个调皮的男生被带回来，被老师安排在夏天毒辣辣的太阳下暴晒，每个人捉的鱼都要自己生吃下去。虽然是惩罚，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甚至有一点恩赐的感觉。

有时候，我们在泥水里混战半天，最终把几寸长的小鱼逮回来，灌了清水养在瓶子里，每天打量着它的游动和生长，仿佛美味在即。

然而等到过了十天半个月，因为没换水或喂的食物太多了，几条小鱼被养死了。看着那小小的尸身漂在水面上，你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，其中有惋惜自己的精心侍弄，有可惜将来的一顿美味，更有对一个物种的少见和饥渴。

今天，在顿顿南北大餐、鸡鸭鱼肉的时代，我很怀念远古时深山里那一声声饥饿的肠鸣，是那低沉的饥饿之声，把人类拖拽到狩猎，牵拉到农业，踏出人类文明的一条漫长的曲线；我也很怀念小时候所吃的苹果、香蕉和小鱼，是它们培育出了我对周遭食物经验之外的另一种饥饿和向往，那种被强化至深的驱动力，驱使我把饥饿感迁移转化到胃部之外的器官，也促使我一步步地打开身体之外的另一个世界。